

唯民周刊

鄧初民主編

本期內容

● 七百萬人謀命

——立即對付黃河堵口御水

● 民權雜談

● 馮氏不願管理之原因

● 寒假下鄉擴大抗暴運動

● 答客問

● 廣西黨內外形勢

● 杜氏咨文與馮帥返國

● 華國組織了中國的進步

● 歐戰反動激進策略

● 第三方面的前途（政治構想）

● 郁達夫回憶瑣記

● 孔道

● 美帝：你們投錯了對象

● 辛濤

● 楊杰

● 潘車

● 李平靜

● 譚放

● 鄧初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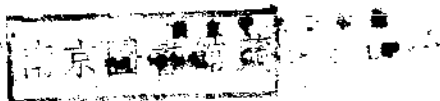
● 陳翔鎮

● 于谷

● 于加

贈閱 第五期 第四卷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命請民人萬百七爲

水放口堵河黃等即立

二十七年夏，日寇兵隊開封，政府爲着阻止敵人的深入，乃將河南中牟縣境花園口黃河閘堤決開，然而這不種階的措，並沒有收到預期的軍事效果，只造成了廣大的災區，而使六百萬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

黃河故道，三分之二屬中共領導之解放區，沿岸居民七百萬。繞黃河入故道，勢必會給該區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然而爲了少數人民的利益，在合理的原則之下，即是說，在修築故道後堵口的原則下，中共曾表示他們及該區人民是贊成和參加這一工作的。爲此，中共曾與政府訂立幾次協議，幾次協議所規定的步驟都是：先修築沿河，整理險工，遷移居民，然後堵口放水。可是前擬工作，由於政府的阻撓破壞，故已停工，或未開始，而恢復工作，則由於政府的不顧協議，已於上月二十七日開始在花園口堵口放水了。據中央社九日電訊：水流已經到了長田，進入得境後水流將加速田園廣舍，行將成爲澤國，七百萬人民，亦將葬身魚腹。

政府這樣的違背信義，悍然在

故道未修復之前堵口放水，除了想利用黃河水勢，分割解放區，以掩蔽其在豫魯豫之軍事頭籌外，我們在找不到別的理由。爲求達到自己的軍事目的，不惜犧牲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這種舉措，實在未免太殘忍太慘酷了！

今天爲了一個軍事目的，可以犧牲七百萬，明天爲了另一個軍事目的，也可以犧牲七百萬。中國，人口雖衆，但究竟有多少個七百萬？以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來作進行內戰的本錢，這口口聲聲說是爲了人民，如果真還有一單兒爲人民的氣味，那就應該立刻暫停堵口放水的工作，因爲，這是不可能達到軍事的，而且因爲，這也不可能達到軍事的，八年前前的決開花園口，不是也保衛不住武漢嗎？不是也依然苦了豫皖蘇幾百萬的人民嗎？利用在外戰時都不能阻敵的黃河水鈔來期在內戰中取勝，那簡直是夢想！

馬氏不顧真理

(早)

馬氏不顧真理之聲明
馬氏對於誰準之前一天，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他關於中國局勢的聲明，這聲明，有許多地方，全然不顧真理及事實經過。一、對於此項聲明，吾人實難保持沉默。一、馬氏說：「和平的最大障礙，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完全以階級對階級。一、不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正象馬氏所執行的美國對華的對華政策。這已是小孩都知的事：要不是美

國代替一黨政府派兵運糧，對空船艦，繼續租借法案，售讓剩餘物資，以至授予好幾份子以總統勳章，要不是美國給予一黨政府以精神上的鼓勵，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軍事的援助，一年前所發生的慘戰，便沒有人敢於擴戰，內戰也就打不起來。

馬氏說：「一、軍備衝突，每被故意曲解爲大規模或勢行動。一、亦不對！難道中原之戰不是預先的險謀，蘇北之戰不是由於要解除一京滬的威脅，而豈是一「軍備衝突」？好戰者本身都已直言不諱，馬氏爲甚麼反要得其掩飾？」

馬氏說：「事實上國大會業已訂製一民主之憲法。一更不對！事實上，一黨片面召開的國大所製定的所謂憲法，不管在條文上裝飾了多少民主的字眼；只要它不是政治各方所同意召開的國大所製定的，它就不是民主的，國民黨愈要這樣的一部憲法來使其個人獨裁一黨獨裁取得合法的地位，要不，爲甚麼不經各黨派協商民主召開，而竟一黨獨裁召開？何況，就「民主之憲法」裏，也無處不充滿着獨裁之實質！」

因此，馬氏說「國民黨治下之訓政時期，已告結果」的話，就尤其不對！凡此種種，「均是證明一馬氏不顧真理之聲明」之主要目標。一、欺騙中國及世界人民，「以便美國繼續干涉國民黨政府以必要的援助如貸款五萬萬也。(清)

寒假下鄉擴大

抗暴運動

全國各大城市的青年學生，都能遊行示威來抗議美軍的暴行，但正當北平學生遊行示威的時候，美軍當局却宣佈美軍軍官將被派來華。這意味美軍是變遷被批評下去的。

美軍一日不撤，鬥爭一日不止，半月來澎湃於各地的抗暴愛國運動，實有加緊擴大的必要，從大都市擴大到小城市小鄉鎮中去，使每一個中國人民，儘過去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的敵人一樣，都知道會起而作戰的美軍已代替日寇的位置而成了我們的敵人，使他們都起來爲驅逐敵性的美軍，爲反對中美商約，爲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而鬥爭！

寒假來了，寒假雖然爲時不長，但也有幾個禮拜。我們切莫在學校的抗暴團體以及在學的青年朋友，馬上注意，計劃和準備寒假下鄉的工作。在這幾個禮拜中，能夠切切實實地進行工作，效果一定是不小的。努力吧，人民在期待着我们！

在熱望者我們！(洛)

春節來臨，印版放假，四週六期，延至二月廿日出版，特此奉告，並賀
春節！
編劇室

來客向我提出兩個問題：

一、杜魯門何以任馬歇爾 為國務卿？

照我的觀察：第一、歐洲和約已經有了結果，簽字以後，東方的日本和約就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談判了。橫跨歐亞的鐵路，國士大半都在東方，無論從經濟、國際乃至國際政治的形勢來說，它與東方的關係都太密切了，故在談判轉瞬，必然會站在大歐國家的立場上提出許多問題來。美國與太平洋雖然也有密切的關係，但較之歐洲，却要薄弱了。在歐洲和約的歷次談判中，莫洛托夫與貝魯納斯之間的爭持尚且如此之多，而今而臨太平洋問題，美蘇之間的爭持，只有更多，不會更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仍以政治經驗豐富的貝爾納斯去與莫洛托夫拆衝角，問題必更複雜。杜魯門為求建立雙方的諒解，覺得另換一人似乎會更好。然而在其左右，却再也找不出更適當的人選了。第二、在東方和約已有一二百年歷史的英國，領土與領土強國的聯絡最廣，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在將來東方和約談判時，美國只有與英聯誼，才能保持其由中東起以至太平洋的優越地位，因此，莫斯利會隨時的爭持，

問 答

楊 杰

如果說一九四六年是中國戰後最黑暗的一年，過去，一九四七年則將是中國接近光明的一年了。這，不是主觀的臆測，而是極客觀的分析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戰爭形勢及民主與民主力量之對比）所得出來的一個結論。自然，所謂接近光明，並非說已經就是光明，用不着任何鬥爭了，不，光明是要靠全國人民繼續不懈的努力才能接近的，而欲達到，則更有賴於大家團結起來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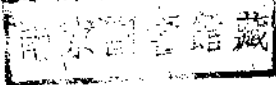
讓我們在這裏先來觀察一下今天的國際形勢吧：去年一年中，圍繞着中國的國際形勢，雖然極其錯綜複雜，忽忽忽忽，但始終都是朝着好的方向發展的：首先表現現在許多國際會議上，在這些會議上，儘管都令人煩燥，結果問題還是得到解決，如聯手的意、羅、捷、匈、芬五國和約，已經劃破了一切反民主、反和平惡勢力的阻撓而獲得了協議。其次，東歐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如保捷、羅、南等國都先後實行了普選（被編官選選也在積極準備中）；民主政權，已逐漸鞏固和發展起來。法國和意大利人民力量的抬頭，更足以推動西歐民主運動的發展。在遠東方面，民族獨立運動，也如火如茶的高漲起來，震撼了帝國主義的統治。總之，今天世界的矛盾，主要的是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是世界人民和法西斯殘餘勢力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自德意日覆滅以來，美國某些壟斷家雖在繼承希特勒的衣鉢，把法西斯的遊魂從墳墓中喚起，但是

歲首談國內外形勢

潘 車

他所遭遇的，必然是脫離世界人民而日益孤立。美國壟斷家，和過夫的希特勒一樣，一面高唱反蘇的調子，一面却大肆擴大其軍事基地及市場，那些受損害的國家，難道不會明白美國壟斷家的這種作法嗎？不，事實必將而且正在教諭這些國家的人民，說清楚美國壟斷家的新面目，因之，在民主與反民主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基礎之上，其他矛盾，特別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也會尖銳起來的。以英美為例，他們的矛盾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雖然他們在表面上似極接近，但只是貌合神離。特別是這一次英國總參謀長蒙哥馬利訪蘇，說明了英美之間已在開始明爭暗鬥。鬥爭愈激化，美國就將愈孤立，而反對美國新法西的民主統一戰線，亦將會以世界的規模形成起來。這對於中國民主事業，將給予非常有力的推進，因為美國是中國民主事業主要的障礙之一，在新的條件之下，美國定會受到應有的打擊的。

再就國內形勢來說：自去年二月以來，政府撕毀了政协協議，動員了二百多萬的軍力，到東北、華北、華中各地去，進行大規模的內戰。在政府守持其事的人看來，是一定可以操必勝的右派的，所以他們曾公開說幾個月內就可以奪回華北，五六個月內就能消滅共產黨軍隊。但是，一年的時光過去了，政府方面除了佔領了一百多個城市而外，不但沒有消滅共產黨的軍隊，反使自己的軍隊殘廢減達四五十個旅，五十萬人以上。這樣大量有生力量的破壞，使整個戰局，不能不發生顯著的



便有美蘇蘇長著馬利防的防蘇，而蘇聯亦有派兵保護長西列夫斯其防英之說。杜魯門有鑒於此，乃急起直追，以馬歇爾外交重責。這意味著美英的鬥爭，美與英都有爭取蘇聯。如果這一觀察不錯，那理應得：蘇聯以人事的更換來減少美蘇間戰後一年多來的矛盾，是非常之好的事情。第三、對於太平洋問題，美國固然是國際經濟並重，但畢竟中東以至遠東的許多國家來與其國防、經濟相配合，那就必須解決政治問題，與其在各處都與人發生矛盾立而便聞利益相衝突，倒不如從國防上來說明求理解，更容獲得協議。而負此重責者，最好則是軍人，然而比馬歇爾更能勝任者，則不易得。這似乎也是杜魯門在馬歇爾為國務卿的一個因素。

二、美軍何時退出中國？

我想很快。因為從杜魯門對華的聲明看來，美軍駐華的目的都是：第一、幫助過程；第二、調解國共爭執。現在軍事工作既已完成，調解工作又告失敗，馬歇爾也已走了。馬氏離華後，應該說，美軍退出中國之期已不遠了。此外據該報記者八個月以前，中國希望蘇軍從東北撤退，那時蘇聯曾明確答覆，蘇軍撤出中國，決不在美軍撤出之後。那末，蘇軍早經從中國撤退了，成功的聯合大會又通過了調查非敵國駐華軍案，美軍為避免國際的討責起見，也應早日撤出中國了。同時，在東方的日本和約快要開始談判的時候，為着爭取世界的同情和避免中國人民的懷疑，美軍自然早日自動撤回，方為賢明，所以這撤退時期，則以目前為最好。

的變化：戰線延長了，困難增加了，兵力不敷分配的情形，也有具體呈現出來。最初，政府還可能動員四五十萬人去進攻中共的中軍軍區，動員二十萬人去打蘇北，動員二十萬人去打承德和張家口，可是到了現在，他動員動員萬萬或十萬人去打承德、張家口等地了。而且就是這些動員的人，也不是從大後方調去補充的，而是從這個戰區，移動到那個戰區去的。這顯然是「一爐肉兩煎」的辦法：這個戰區吃緊，把那個戰區的部隊調來，那邊的防禦必然就會感到單薄而增加中共軍隊出擊的機會。政府軍隊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的情形，不是很明顯了嗎？

從軍事上看，政府軍隊所採的戰略方針，是以運動戰對抗運動戰的，但是由於運輸的困難，運動的遲鈍，顯然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以張家口戰爭和中原戰爭為例：政府軍隊是想要而獲之的，可是，都被中共軍隊偷跑了，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而有一些地方，如蘇北、冀魯豫區，為了防止共軍的突然襲擊，則採取了穩步穩打、步步為營、分進合擊的方法，以期減少犧牲。但是，這一方法，仍然沒有收到什麼效果。且拿蘇北、魯南各地來說：國軍就在極端穩重的形勢之下，也已被共軍幾次殲滅了好幾萬人以上。因之，整個戰局，從去年十二月起，就已開始轉變為對共軍有利，對政府軍隊不利的形勢了。政府軍隊，如果沒有重大的補充，則今後數個月中，就會給共軍以更多獲勝的機會。建立在龐大軍隊基礎上的獨裁統治，究竟能繼續維持多久呢？

政府當局，為使獨裁統治，披上一層民主的外衣，因而不惜施用種種方法，從第三方面拉出幾個利慾薰心的人來參加所謂「國大」，以好向中國人民及國際人士宣傳，說他有集體的國大是如何的民主，是如何的遵照政協決議。查這「國大」之下，民社黨某些想過官癮的領袖，就被收買去了。政府當局以為這樣，就會把第三方面分裂了，瓦解了，事實呢，被分裂的不是第三方面，而是民社黨本身，第三方面不但未被瓦解，反而更加鞏固，更加團結了。最近民盟在滬召開二中全会，公開提出擴大民主陣線的問題，獲得了全國人民廣泛而熱烈的響應。這就是說，今年將是第三方面發展壯大的一年。

自「國大」閉幕，獨裁憲法公佈後，政府人士又不斷放出和談空氣，說要派員赴滬，恢復和談，同時政府要人也絡繹奔走於京滬之間，收編政府的體制，早在舞台上開演了。其實，所謂和談，只是軍事失利的反映，企圖爭取時間來補充兵員，充實力量以便再度發動攻勢。一面修言和談，一面又對中共所提的兩項條件不予答覆，和談怎能恢復？其次，所謂改組政府，也不過是製造一個民主花瓶，想藉此騙取中國人民，騙取美國五萬萬元貸款而已。全國的民主團體，相繼發表聲明，不承認獨裁憲法，將來的問題，明顯的祇有依照政協路線，才能解決了。但是，政協路線，是不會自己走來的，必須經過人民的鬥爭。今年這一年，將是爭取恢復政協路線鬥爭最高漲的一年。總上各點，可見今年，已不是一片黑暗的了，和平民主的曙光，早已顯露出來了，讓我們團結一致，努力奮鬥，迎接和平民主的早日降臨吧！

國返帥馬與文咨氏杜

濟 辛

新的風暴

這差不多已成爲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展開以來世界政局發展的新規律：在每次團結或和平的高潮之後，緊接着而來的就是另一新的反蘇反人民的風暴。過去如是，現在也並未兩樣。



在現在，假如說去年華約的兩大會議——聯合國大會與四外長會議的成就是新的團結與和平的高潮，那本月五日杜魯門致美國國會咨文，就是緊接着這一高潮之後新的反蘇反人民的風暴。但這一風暴却有好些特點，這不僅表現在這一風暴是由世界「動盪堡」的美國最高政府元首來掀起；不僅表現在杜魯門向美國國會把這一風暴定下來；而且更表現在這一風暴所要擊擊的對象是國外與國內同時並進的。

在國際上，這一風暴的「擊擊總主」如下：第一是在「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的旗幟下，尚未達到之前，就要求對蘇俄與日本的和約，讓「二國在美英或美國領導下的行動勢力和法西斯殘餘軍政府，幫助美國去壓迫和鎮壓國內人民；第二是通過國際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團和進出口銀行，將各國經濟對於美國經濟支持之下，並「採取其他的步驟，以重建世界的貿易，務使國際貿易制度，不受各種的阻礙或限制」，每種貨物能自由倒海地進行傾銷，以挽救行將到來的經濟危在旦夕；第三是只允許公開國際子彈，但卻仍「領導各國，努力使原子彈置於有效的國際管制之下」。這裏所說的「各國」和「國際」，當然是美英加三國或三國所結成的國際。這就是說，不僅不願按照蘇軍決議將毀原子彈，而且還要繼續保持原子彈的秘密；第四是堅持外交上的「樞樞政策，保持龐大的海陸空軍，在「必要時，出而支持我們國家（美國）的利

益」，強迫別國服從其意志；因此，最後——第五就是要設法破壞蘇軍決議，宣稱只有「當聯合國屬下的集體安全制度已建立時」，才願加入蘇軍，但事實上，蘇軍却是集體安全制度建立的根本。這些措施，顯然沒有一項不是足以危害世界的民主與和平，也沒有一項不是違反過去國際間的協議的。

在國內，風暴的襲擊路線，則從如下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承認「私人的企業，必須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將過去所有一切管制，一概加以撤銷，讓那些資本家更好的吞併中小企業和剝削勞動大眾；另一方面，則又強令「勞工界必須避免不合理的加薪」，勒緊褲帶替資本家做工，同時並請國會通過防止罷工和鬧情緒工等法案，將工人是起碼的也是最基本的鬥爭武器也剝奪了去，使工人無首無尾任其壓榨和奴役。這種做法，不僅是與羅斯福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馳，而且更使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政府（即杜魯門政府）更可爲所欲爲，將美國引向更反動的道路上去。

事情已非常明白：對外要侵略外國，對內要壓迫人民，美國已是十足的法西斯化了。假如我們把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美國世紀」或杜魯門口中「美國人民的精神，能決定世界歷史的途徑」的幻想，來與過去希特勒的「德國需要適度的餘地」的要求比較，那美國的法西斯還是超級的法西斯呢！

法與人

是新的反蘇反人民的風暴，但却不是尋常的風暴！

緊接着杜魯門咨文之後，美國另一重要的外交行動，就是馬歇爾的離華返國，繼貝爾納斯出任美國國務卿。美國的外交政策雖不能違背白宮的意旨，但今天的白宮主人自己却並無一定的意旨，按照過去的例子，國務卿是仍有獨立作主的餘地的。因此一些天真人士，特別是受了美國報

此對馬政府之某些民主主義作風之吹所影響的人士，就其自然的想希望

希託在馬氏身上。這種看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是極其危險的！

衆所周知，今天美國內外交涉的總定者，並不是杜魯門及其內閣，而是杜魯門及其內閣所委任的參謀長艾奇遜，並不是杜魯門及其內閣

集議。過去貝爾納斯雖亦在艾奇遜指撥之下工作，但畢竟是艾奇遜政治的

集議，艾奇遜得一些政治，艾奇遜照一集議的方針一談對華。具體的例子，

是前年年度預算科三外長會議與去年年度預算大會通過的獲得。這

些位，在當時及其以後都作過艾奇遜一集議的方針一談對華，具體的

去，大約就是因為艾奇遜。至於杜魯門所任參謀長艾奇遜，就是艾奇遜

保有人出身，曾任任國務院顧問的參謀長，初上艾奇遜有官階，

以他自己的來進行自己的政治，艾奇遜本人亦有什麼了。因此，馬氏

可使使其加強，而大約不會有艾奇遜。

法在中國人的地位，馬氏的出任國務卿，不勝將

美政府外交政策更趨於反動，而且恐怕比一政策，更更集議的以遠東——特

別是由國爲主的。馬氏的出任國務卿，不勝將美政府外交政策更趨於反動，而且恐怕比一政策，更更集議的以遠東——特

別是由國爲主的。馬氏的出任國務卿，不勝將美政府外交政策更趨於反動，而且恐怕比一政策，更更集議的以遠東——特

不，美國官方已在發表談話了，他說這種運動「不過一時激起的浪花」

而已。然而，我們並未將這種運動放在眼裏的。至於說到杜魯門的

軍中對華政策，那更不值一顧，假如杜魯門的聲明是價值的話，那只有第二

次耽擱了，何必再來第二次？

總之，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反動定了的。在今日，誰若再對美國帝國主

義者存有任何希望，都一定會落空的。

掙扎而已

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政策已鐵定下來，伊耳也不過是垂死前的一

種掙扎而已，它們是決難挽救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死命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政策已鐵定下來，伊耳也不過是垂死前的一

種掙扎而已，它們是決難挽救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死命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政策已鐵定下來，伊耳也不過是垂死前的一

種掙扎而已，它們是決難挽救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死命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政策已鐵定下來，伊耳也不過是垂死前的一

種掙扎而已，它們是決難挽救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死命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對於反動派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略談反動派的策略

譚放

過，不是若干年前國民黨就已用「宣傳」政策... 國民黨反動派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

其次反動派專門為每日混球的手段，即所謂... 以主動的方式去破壞去運動... 一年來，我們也看過過一方面的好多事實...

其最終目的仍然是在煽動市民陣線。記得去年... 年初，不少的民主人士組織在各地組織「人民自... 自由會」等等的組織，以保障各地人民的身體...

球的手段說得上利害，但也沒太的利害... 再次其中生有，捏造事實，也是「動員」一... 年來特別慣用的手段。

看吧，這些反動派的鬥爭策略：「屠殺、造... 謠、分化、正是它們所要設定的標誌。一年... 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運動只是受到極端腐敗...

在過去十年內，作爲一個國家的中國是長大的成長了。內部的困難，還在其他的國家會受致命創傷，和特別殘酷的外敵侵略，都不曾使中國人民保全國家的毅力。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和堅忍精神，一切對它侵擾的陰影，證明它不僅是偉大文化的繼承人，並且有資格和今天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一九四二年英美爲時太晚的放棄了不平等條約，不過是在形式上承認中國在主要強國間的政治平等而已，而事實上，平等是世界上最的人民在長久以前就承認了的。然而對日勝利後的一年，美國軍事力量主動的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年，——一種感覺在發展着，覺得中國太弱太無組織來面臨的處理它自己的事情了。這種對中國的觀察不作虛偽，而且是對中國人民的深惡的侮辱。中國人民在戰爭中顯露出了應該被承認爲一種偉大的堅強的人民。其次這種觀點除了是虛偽和侮辱外，並且也是危險的，因爲有許多勢力正要應用這種不正確的估計，作爲扭轉中國行進方向的藉口。因此非常重要的，必需了解這種錯誤的觀點如何的發展。

第一步，許多美國人不會區別中國人民的戰時成就和中國政府的戰時紀錄。在戰爭的歲月裏，中國政府得到世界承認，被爲中國英勇鬥爭的公認領袖，然而這個政府却在同時迅速的喪失了它自己人民的支持。中國增強的國際威信實際上是由於內部實行民主的對集權的目的和成績，而國民黨政府的國內威信却沉落到了一九二八年執政以來的最低點。

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日益增加日益廣泛的理由，美亞雜誌的許多期上已討論很多。國民黨統治集團藉戰爭而發展自己。這些理由可以列舉爲：國民黨拒絕用其優良軍隊以對抗日本；殘忍而不公允的徵兵制度；多善斯塔放式的秘密警察的行爲；官僚政治的無能和腐化；國籍居奇之受到官方保護；公開的動員軍和日本人合作以攻擊中國遊擊隊的力量；國內自由的壓迫；拒絕人民在政府中發出任何呼籲；……所有這些也就使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特權階層和任何外面的集團處在對立的地位。

了擋阻國美

譯 幸 幸

到了戰爭結束，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強大起來了，較從前包括的力更廣了。這個要求不侷限於中國共產黨，而且是智識階層，學生，國民黨自由份子，民主同盟人員，初度嘗到過人民政權和土地改革滋味的游擊區人民，有近代意識的企業家和銀行家，——均聯合起來，要求結束國民黨地主官僚政治的綱網。

然而，沒有能夠讓這些集團得以表達其願望的政治機構存在，很清楚的，統治集團也絕不願自動的放棄其對佔領力。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日期的整個政策，集中一個目的，在最早最有利的機會，掃蕩一切反對力量，即是在結束戰爭的時間，他們相信這時世界的注意將會離開中國。日本失敗以前，國民黨就是因爲害怕世界輿論，才不止一次的制止了自己，便不會發生大規模的全面內戰。

在日本投降以前，在中國的許多外國觀察家有這樣一種的意見：孤立的中國政府被迫屈服於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因爲不能控制充分的人民力量來進行內戰。然而，許多國民黨的重要將領們，因爲已經舉行了巧妙的應用僞軍，甚至日軍的基礎，相信一次有力的進攻可以很快的解決嚴厲的反對集團，即是北方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很顯然的，在華的美國高級將領也分享了這種觀點。

將軍們信錯了

然而，勝利後最初幾個月的事實指明，他們錯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憤怒，也錯估了她的敵對者的軍事力量。在山西省，日本軍隊向閻錫山投降，從一九四四年的二月起，閻的軍隊實際上就已經歸了日本人的領導。閻錫山於是發動了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但是受了嚴重損失，四千人被擊斃，一萬一千人被俘虜，在河北河南的區域，國民黨軍隊也攻擊共產黨軍隊，在日本人幫助之下，而且佔領了許多地區，但是八路軍反攻之後，包圍了三個國民黨軍，——新八軍，十三軍和十四軍。新八軍的上下官兵迅速的投向了共產黨，十三軍和十四軍也投降了。估計國民黨軍隊在河南戰場上喪失了五萬軍隊（去年十月十三日）。傅作義統率下的國民黨軍和蒙古僞軍也在北方被擊斃中慘敗，被迫從八路軍於八月十七日得自日本人手中的張家口退却。

國民黨軍隊在華東，特別是在山東和南滿，得到了一戰勝利，然而這

中國進步的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

只是因爲一種理由，他們得到了美國軍隊積極而大規模的援助，并得到了日本軍隊的援助。但是，即便在這些地區，國民黨軍隊前進的速度，也不足以得到結論說它的敵對力量能在幾個月內肅清。國民黨戰略的指導者很清楚，更多的物資和更多的訓練是需要的。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因素引進中國的情況中來了——委任馬歇爾爲美國特使達到了中國。馬歇爾在中國進行使命的指導是清楚明白的列舉在杜魯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當中，他說：美國目的在幫助建造一個政治上民主和經濟上獨立的中國。杜魯門說，只有中國經過給予「國內各主要政治派別」在國民政府中得到公平而有代表性的

一個「國民政府」，以解決內部的糾紛後，美國給予以經濟援助。當中國將實行出，已走向和平與團結時，美國準備作貸款及援助。此種考慮「有助於發展中國的健全經濟，與中美的健全商務關係。」

馬歇爾不曾完成到華在此期間中的條件，那是顯然的。但是最近一年來美國在中國的一「腐敗」，並不是馬歇爾的失敗，當他幾乎努力沿着杜魯門所指示的路線解決中國問題時，美國政府當中各種機構，在杜魯門列舉的條件未實現前，就給予了國民政府。美國人或國會大體認爲，當他知道美國財政援助在日本投降後一年內將近三十萬萬美元，——一個數額比在整個對日戰爭中的援助還大。這個總額中包括十萬萬元的租借法案援助，這是同盟國中只有中國繼續以戰時的條件獲得。這當中包括五萬萬元的軍用出口銀行貸款，及用以使國民黨購買剩餘美軍物資款額由五億元至七億元之貸款。這個數額中，還不曾包括轉讓與中國的二百七十一艘美海軍軍門艦，及訓練中國水兵的美海軍人員，兩項球島上的價值八億元的美軍剩餘物資。還有，在去年美國訓練和配備了四十個國民黨師，比較起來，在抗日戰爭時，才裝備了二十個。觀察這些事實，美國人民就用不着驚異於中國內戰一定會繼續，雖然美國的外交人員曾努力想使之得到「妥協」。

馬歇爾將軍不僅是我們派駐美國的特使，而且也是美國的一位軍事顧問人物。我們不知道他如何解釋這種對破壞了他派到美國去時的原則的行動。或許他相信加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能夠強迫另一方接受一種「合乎理想的」妥協方案。如果這就是他對中國局勢的了解，那他就是墮入了他的前任赫爾將軍的同樣錯誤，即是他相信是一邊妥協能夠解決中國的內部糾紛。在美國，妥協是一種有效的解決爭端的方法，因爲兩方面均不會因而喪失經濟的與政治的基本權利。然而在中國，正在衝突的兩個集團的哲學，彼此之對立，有如十八世紀歐洲封建制度與資產階級主義的對立。馬歇爾將軍應該承認，當和解對建官與民主的衝突的時候，一般不可能由降低兩方的要求，給一點民主給這方面，給一點官做主義給另一方面，而獲得妥協。只有確實遵照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指導原則，那就是要求一個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政府，使各黨派在此政治過程中能盡適當的作用，馬歇爾才能希望在此階段中國危機中盡一個真正有建設性的「調人」的任務。

蔣介石在幾個問題

蔣介石一次兩次的重復說過，蔣介石的統一，和蔣介石的統一出現的是中國共產黨。但是蔣介石怎樣把這理論和下面的事實和起來呢？在國民黨中國，他管理了一切，他得到了大多數的人口的擁護，而且在這裏，沒有任何黨派取得合法地位，在這裏，包括民主同盟的「黨派」受蔣介石的「一些領袖」的領導；在這裏，國民黨的領袖們，如學生、青年、婦女、工人、農民、好幾百萬人失去了性命；在這裏，學生和教授們，如「救國軍」（即是停止發放公米分發），因爲他們「不忠」於高級的政府，在重慶，數以萬大的秘密警察制度是使人民「支持」現統治的工具，在這裏，上海的示威運動反對內戰和反對現政權投訴外國，參加者都不是共產黨員，而是商會、銀行家、工業家、智識份子，在這裏，嚴厲的手段甚至採用來對付國民黨本身的不會和統治集團絕對配合一時的軍事政治的領袖。

蔣介石說國民黨中國是完全統一的，只有共產黨是擾亂的因素，這個理論的虛偽還可以拿另外一個有據的事實來說明。今年七月二十八日重慶開會紀念李公樞和聞一多，四川省主席張敬也參加開會。張敬是多年來的

美軍：你們找錯了對象



· 加 于 ·

一個人被侮辱了
千萬個起來復仇！
咱們中國人民的血液裏
沒有軟弱，沒有賣身投靠！

美軍，你們找錯了對象
你們胆敢 在「國人民身上
擴展『血液』的市場！

咱們中國人民的眼睛亮亮
早已識破
你們「駐華任務向待發現」的花
樣，

咱們警告你——
最深刻的危機
最壞的市場。

像激進社會門授給他們的動
章，

他們已不待你們傾銷血液
殺他們
更聰明地去摧毀民主力量。

一個女學生被侮辱了
全中國的人民起來反抗！
全世界人民的熱血流向自由。

咱們要清除你們血液裏的貪
婪和醜態！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卅日

美軍，你們找錯了對象
你們胆敢 找那些
壓迫咱們的，歡迎你們
用你們的武器，殘殺咱們的
去舒洩怨怒
去擴展血液的市場，
他們歡迎
歡迎你們的原子彈
歡迎你們的黃金
而且，歡迎你們和他伴的老婆
睡覺

一位國民黨中的頭等人物，在許多時候是蔣介石的密切伙伴。但是作為一個担任不願受中央官僚體制管轄的省份的領袖，作為中國最有影響的一個政治集團——政學系——的領袖，張羣同樣認為只有經由有代表性的聯合政府，他和他的同伴們才希望能在中國的事務上，獲得有過剩發言。張羣參加了老牌的選舉儀式，同重慶市長，市參議會主席，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的代表坐一講台上，同他們一言要求繼續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鬥爭。

這只是現存中國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各集團的親密聯合的許多事例之一，不管他們是自由主義者或共產黨。一種聯合不獨由於國民黨甚至連自由主義的『對黨』不寬，更因為共產主義並不是當前中國的主要威脅。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呼籲並鼓吹聯合的民主政府，以完成農民對於土地改革的要求，工人和企業家對於近代經濟制度的要求，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者所倡導的封建官僚政治經濟制度，他們的急目標因而和一切自由主義集團相一致。中共領袖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書中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怕資本主義，反而相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糧食』，『食糧』，『食糧』，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對的它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多了。』

問馬歇爾請教個問題

自由主義集團與共產黨的親密的關係有這樣的意義，它把中國現狀的特質指示得清清楚楚，如馬歇爾和其他美國官員不承認『個實質』，他們就免不了被問責，支持國民黨政權，有一種不可告人的動機。這種動機常常被認為『懼怕蘇聯』。但是可以指出，美國軍隊在最後的日本軍隊已經撤退以後仍留中國，但是今年初，中國領土上就沒有了蘇聯軍隊，並且許多別家都願意蘇聯並沒有援助中國任何黨派。還有如美國干涉中國，確是在建立中國的民主，防止中國落入『外國統治』，他們又如何來解釋下面美國所重新引入的過去正是象徵着中國的附庸地位的諸事實呢？一位美國人被委任為中國海關的監督。美國有艦在『訓練』軍隊並使用中國的海空基地。中國軍隊是全聽美國化了，而且美國軍隊現在管理着和保護着中國的交通線。美軍的『中國警區』又重新活動，而民則作訓練一百萬

蘇聯軍隊的軍事優勢，得到了幾百萬經費的支持，獲得了一筆國會的撥款。這些和與這些相似的步伐，不能以和蘇聯衝突的理由來判斷，因為蘇聯需要一個和平的中國來保障安全。因而目前的反蘇攻勢，只能認作是一種通辭，藉以掩護我們現行對華政策的真正動機。

不管這些動機可能是甚麼，一個事實是無消疑的，那就是美國政府在中國的行動并不符合任何美國人民的利益，不管其鋼鐵廠中的工人，麥地上的農人和企業家。這十年來，美國人民曾經期望着這麼一天，當中國能夠自由的發展成一個近代化的經濟和民主的政治制度，這樣便能和美國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中國人民曾經證明出能夠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對民主原則的忠誠，和對世界和平的事業的貢獻，獲得了全世界的稱譽。只有少數的封建意識的官僚才阻擋在中國轉變成真正自由民主國家的路上。美國過去數月對國民黨救護無限制的援助，在中國人民為達到那個目的鬥爭中，已經引起了嚴重的挫折。

斯密文恩長於最近遊歷後在今年五月的結束觀察上著文，指出國民黨中國「官僚資本」的成長已經使「許多中國勞工業家和商人，在使國民黨民主化的鬥爭中，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邊。」斯密文恩報告，「新的政府公司，在過去數月內，每隔一二期即組成一個。政府公司一組織，私人的利益或法律而被取消，或由政府統制而窒息了。」他認為，「除非這種傾向能夠阻遏，并使中國的私人資本能參加更廣泛有代表性的政府，因而獲取較大的影響，否則和平將同官僚資本之深入把持各種企業（共產黨除外），而無法實現。這種基本的經濟情況使官僚經濟利益，犧牲了私人企業的國民經濟。這種發展及其意識還不會為那些堅持援助國民黨的人所認識。」

可以找出豐富的證據以說明中國的私人資本是在絕望的和中世紀意識的封建伯爵們的政府所統制的官僚資本進行生死鬥門。美國的企業家不會從中國官僚統治者所統制的官僚資本中看出任何希望，這其令人覺得驚異的。這種冷靜的事實指明，中國的統治集團並沒有推銷中國自由企業的興趣。我們如何能夠解釋他們厭惡自己國家的富商在自己國家上投資呢？可靠的估計，中國在美國的存款，公債和儲蓄的總數近於二十萬萬美元。而盛頓方面也很清楚，戰時和戰後的美國對華貸款絕不全部不是

落入了中國高級官僚的口袋，便是用來支持內戰。這些事實顯示中國統治集團的份子并不想替中國帶來和平，或者促進工業化，而將國庫財力保存

在國外，或以作土地，債款和商品的投機。
斯密文恩在本文中講到現時的對華政策：「已經使中國共產黨仇恨我們，包括民主同盟的廣大中間集團不信任我們。」這種說法為史帝爾的一篇在九月十二號先鋒論壇報上的北平通訊所支持，史帝爾寫道：「美國在中國的威信自去年起已逐漸降低。漸漸的中國人民認為美國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為侵略者而非朋友。這種感覺也許還不會退，但這種感覺已經發生了。在共產黨區域此種感覺更為明顯，但是即使在此地，也看得出我們已經耗費完人家的歡迎了。」

中國的未來局勢

甚麼是中國的未來局勢呢？斯密文恩寫道，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決心用武裝力量來解決政治問題，因為「由於美國的裝備，訓練和替它運送軍隊到戰略地帶，它在軍事上是處在優越的地位。另外的觀察者認為國民黨右派領導之採用內戰，并非因為他們對勝利有信心，而是因為他們相信，用戰爭比用政治解決他們所得較多。換言之，他們認為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派代表聯合政府，對於他們私人來說，其害處實較內戰時期的延長還要大。」

精確分析中國的局勢可以達到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即便馬歇爾命令美軍立即退出中國，停止調解此觀點絕不相容的兩集團，但美國已經弄千國民黨的物資數萬噸現政權進行幾年的內戰。只有一條道路才能減輕我們已經引起的對中國人民和對世界政治經濟的和平的傷害，這就不僅撤退駐華的美國軍隊，而且還要索回我們已經給予國民黨政權的一切軍事配額和供應，在杜魯門總統所標的條件未實現前，拒絕任何貸款和物資援助，並且公開的支持所有的民主力量——民主同盟，自由份子，企業家，學生，智識份子，建立在蔣蔣陷區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種人民政府。

只有這些集團的聯合，中國才能建立起一種有功能的近代經濟，以克服生產萎縮，通貨膨脹，糧食短少及政治腐爛等問題。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不遭顛而產生足以符合其需要，值得世界的承認，以達到自由和平等的政府。只有這樣一個國家，美國才能合法的予以經濟的財政的和平道德上的援助。

中國政治之路 (四十一續)

鄧初民

十六 從軍事分裂到政治分裂

(三) 國大召開以前的和平攻勢

(5) 第三方面的前途

政府的和平攻勢，決不是徒然的。在軍事方面，這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已漸趨沒落的中地主，必然包含着「一種軍事和政治的作用。軍事的作用，正如上面所傳寫的和平攻勢的意義，是在和平詞句的掩護之下進行軍事攻勢。例如向過去的軍事所證明的一點，政府往往在軍事上有了某種困難，需要重新部署，需要作種種準備與佈置的時候，也就是和平詞句唱得最響的時候，政治的作用，則企圖以和平攻勢來孤立對方，也就是孤立中共，破壞民主陣線的團結，或者說分化第三方面。

所謂第三方面這一名詞究何所指呢？習慣的用法，每每就專指國共以外的所有既不屬於國又不至於共的中國的政治力量的，那些力量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就是事實。這就因為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並沒有使得中國政治的階級，達到最尖銳的對立，因而只容許國共兩黨的存在——只容許一個階級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和一個單獨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存在。恰相反，在中國，一方面有大地主階級，去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

，一方面有工農大眾存在，而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廣大的中間階級存在，即小資產階級的店員、職員、小商人、中農，以至民衆資產階級，甚

就說除了民主同盟），這次參加和平努力，是假

第三方面打進來，希圖把第三方面乃至第二方面都騙到第一方面去的。這種說法，連之青年黨平日急功近利的行徑，亦不無可信。

不幸的，是政務五位社會賢達代表，就有七位也參加了一黨國大。沒有參加的兩位：一是鄧

，好像是做了一件違背良心的事，終日惶惶，不勝苦惱。然而若稍檢查若何，參加還是參加了，終於不能得到真正第三方面的人士及全國人民的諒解。

最不幸的，是以張君勱氏為領袖的民主社會黨，扭扭捏捏了好久，終於硬硬有條件的參加，這也是不足怪的，因為民主黨內部頗複雜：有一部分人同青年黨的急功近利，根本是一路之途

，有一部分人，不，就連張君勱氏本人，也根本同那幾位社會賢達一樣，搖擺不定，中心無主。參加是參加了，若極怕還不免是有的。但也不得不到真正第三方面人士及全國人民的諒解，乃覺得不利黨內同志如張東蓀、梁秋水、胡海門諸先生的諒解。

由此可見，除了假裝的第三方面以外，原來屬於第三方面的集團，是不免起了某種分化。這種分化是從這裏來的呢？可以說就是由政府當局

的和平攻勢來的。所以說說和平攻勢的作用，在政治上是孤立中共，分化第三方面。

(待續)

郁達夫回憶錄

陳翔鶴

(六)

從此以後，北平的青年人到達夫兄住處談天的中甚多。但隨他往來最多的，還要算我、福嶺、湯至、柯仲平、道其文、丁女士諸人。到末後又有錢遜子、潘漢華、沈從文、劉備諸兄。他對我們一律稱之為「同學」。我們有時一大羣的，談談了談談就在達夫兄的床上過夜。談話的範圍，大都不離文學，文藝家的生活史故事，有時也談日本，談日本的女人。湯金鏡、馮社會、范軍國、厲聲們的學哲。達夫兄的意見頗多，傷感之處也不少。

到了那時，他更時常帶我們進小飯館。菜不求其多，而酒到一定量即飲。喝醉了便大家各說各的悲喜，好像宇宙間從此終結。達夫兄喝醉了時的狀態也頗天演得可以，他有時會指著人大喝其「操起了此馬來做大……」(意思是整指著的人當馬)然後又哈哈大笑。有時喝醉了甚醉，便會流下淚來。其時他常想如何濟世的種同

伴們。「沫若仿著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這其他時常提起的話，言下總不免露出傷感的意思。

公園、圖書館、平劇院、舊書攤，我們都常去。電影院則從不曾有過一次，因為那時我們都名電影「迷」。關於同達夫兄一起去玩的時候，錢十之八九是由他擔著去付的。「我有錢，我有錢。你們都是窮學生，那得有許多錢來請客!」好像他真正比我們富是許多似的。

那時我們大都住北大「紅樓」的附近，他時常來看我們。但來了却很少坐。「無聊得很，出去玩玩吧!」他一定會這樣地談話。在「紅樓」裏，從日九時起至每月甲版前圖書目錄，有時是英美版版的圖書目錄，不斷地寄到。所以每當他一來了時，我便要求他在書目上圈定可讀的書籍。他有時頗煩厭的說：「夠了，夠了，愈讀書愈寫不出文章來的。你會成個魯迅子，不是一個文學家。」但有時他更會站在書架下前，端詳一會兒

的說：「不錯，不錯，你的好香真多，就北大的教授也不會有你這樣多的好香的。」「這不是你仿著我買的好香嗎?」如果我謙遜的說：「你架子上有不少的小泉八雲的講演錄，他也會仿著你買的。對的，我每回來你都得拉着我閱書目，你以後這敢說你不是我的學生!」他就能得意的笑了，但隨即引用了一句「但開風氣不歸師」來補足道：「這不過是說來開玩笑的。」

有時，常見那時，他更愛寫出他首地改作的「絕句」和「律詩」來，可惜這些，此刻在我手中。就連要字片紙都已不復存在了。在達夫兄的口中，時常提起的中國舊詩人有韓定庵、黃仲則、杜牧、李商隱諸位，但對當時所流行的蘇曼殊却不甚推重。「他是從魏定庵、杜牧這些人變化而來的。就我們寫的也並不見得就比他壞。沫若的詩就實在比他好。」姿不足道!」即到此刻，當我們客觀地再一品他起來，我忽達夫兄所說的也決不為過。譬如說，如果單憑地只將達夫兄的舊體詩作，完完全全的搜集起來，與他的成績，也決不會在魯迅大師之下的。當然，這些事情，全都是靠內戰完結，世道清平以後，「有心人」的努力工作了。

(七)

從善于流淚一點上看來，我們也不能不說達夫兄是個多情善感的人物。即所得見他的流淚已不能用次數來計算。只其中所給我印象最深的，便莫如酒後在圖書館裏的一次：某一個歌女穿場了，他看了幾眼，便狠苦痛地閉上眼睛。隨後一大顆一大顆的淚珠即掉了下來。我們同時都愕然地立起身，走出場外去。在場路上他一聲嘆氣，這一節在指眼淚。當我問他時，他才告訴我，這個歌女的容貌很像他從前在日本時的情人。她是因他引誘由少女而墮落到蕩子類妓女地步的。就在墮落之後，他們還不離的幽會。在他此刻時時想起來，都難免不覺得這是一棒霹靂。

還有一次，在接著沫若先生的「一封來信」，他覺得流過淚。他將信遞給我看過後，一信上問他是否願意回到上海去重創創造社旗幟，至信也充滿了傷感氣氛。——說「沫若還以為我與只食園在北京多拿錢，多享樂呢。其實我在這裏也孤獨得很，難過得很，從早就想走了。但是大家窮在一起，老苦局力而拿到的錢又不夠生活。苦費些都是些狼心狗肺的東西，實在難得同他們去鬼纏。所以與還想帶他到北平來救救呢。青年們很多都歡迎他來。……」唉，我們創造社底正是想替中國人開出一條文學的路子

的，可是社會不容許我們，一發混張東西排斥我們。真正難說得很，還不如死了的好！」他說者便由瀟灑欲滅地轉成淚淚涕了。我記得那時我也忍不住地陪他掉過淚。

(八)

在北平當時智識階級惡毒害子的風氣，相當普遍。所謂成雙成對的正當青年男女們相約公園，在花前月下，談情說愛者，實在尙不多見。所以學生強想開，教授也強胡鬧，大家各不相照。而達夫兄同我們班同回的次數也相當的多。他這的方法，是一條胡鬧，一個班子的名譽進去看看，先點了若干班子的名(即由鴻兒叫姑娘們一個一個地出來從客人身邊走過之意)，然後成許挑選一位姑娘到她屋子裏去坐坐，或許點了半天，依然一個也不挑，我們又走到大街。

從對待姑娘們的態度上看來，他也可以說極其特殊；他在她們面前說話時，是十分瀟灑、溫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禮。問問她們的生活狀況，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刻到瓜子，喝喝清茶，開開一陣之色，即便起身，如此而已。所謂「色情的要求」，或「色情的醜態」，我却完全一次也不曾看見過。只是有一次，曾經遇見他對一位姑娘這樣的說過：「來呀抱抱吧，我已厭有五六個月都不親近女人了！」

當然，這個姑娘便向他低低裏坐了下去。他呆呆的望着她，彷彿如有所思，又彷彿如有所求似的望了一會，便推開她，說：「好了，我們得走了。下次再來。」就在其間，我也絲毫看不出低等色情的情況來。末後，這個姑娘向他耳邊嘆了一口氣，大約是留他住下之意，但他笑了一笑，搖搖頭，仍然同我們一同走出。

有些事情，在惡劣的人們作起來，竟會「雅得那般的俗」，但相反，在達夫兄作着俗的事情，有時却竟會「俗得那般的雅」。這真無怪乎有人說，縱在醜陋之間，亦都可以看出其人的真正的品格來。

關於他的事情的談話不詳，這雖然達夫兄的本色，但當他知道某一位青年已經實行宿姦時，他會問我道：「你已經二十多歲了，還不會有過一次性的經驗，可是真的？」我點了點頭。「那你爲甚麼不去試試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錢來。」到他說這話時雖然帶着愛情，但也不肯無聊的去向妓女求愛；如果沒有愛，而又用錢去買，這又是一種極過買賣的議論時，他竟會地來拍着我的肩膀說：「我記得當時我們是在馬路上走着。」「陳，這是對的，你有高尚的靈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將來一定得好好的結婚，過健全的生活。不寫文章也不要緊，寫甚麼狗屁文章，總總得好好的過。」



江邊

農村雜記之二

野谷

炎熱的夏天，正午，太陽把藍天燒得像要爆炸一樣的發亮。昏黃的裏江近岸的水面冒着一股一股按不住的熱氣。一隻小木船望着岸邊的巖間快駛過太陽發亮的草叢靠近了。一個旅客立刻把頭伸出蓬去，但馬上又縮了回來，無可耐何地說：「算了，還是歇個重慶再說。」

另外幾個年輕的旅客，把汗頭擦下來，披在頭上說：「我們要去吃點來。」

他們迅速地逃上岸去了，眼着，岸上的鵝卵石焦燥而尖炸的響着。船輪稍稍鬆動了，沒有上岸的人把身子略略舒展一下，又重行落入沉默中。

此時船尾有個婦人，向着岸上不轉眼的望着。許久，才回過頭來，好在在求得解釋的向船裏的人說：「那個女人才怪哩！」

其他的旅客也正無聊的向着岸上無目的地開眼，恰巧這時，他們也發現了岸上那個怪的女人。

那個女人穿得整齊，雙手撐着臉頰，不動一動的坐在一坡長石梯的梯子上。白熱的太陽把地上燒得發響起火燄，旅客們身上也感到了一種灼人的熱流，週身都要爆炸。

「怕是個瘋子。」

「看那樣子，怕是個姑娘家，那的就會瘋！」

船上的人紛紛議論着揣測着，但結果呢，還是：「硬叫怪呢，坐在石版上，木必熱得不曉得了。」

沒隔多久，那個姑娘站了起來，船上的人如釋重荷地異口同聲吼道：「沒有瘋，沒有瘋。」

雖然他們是這樣的說，但眼睛仍是不放心的緊緊緊緊着她。

那姑娘站起來，個個倒的，像吃得爛醉的漁漢。她發見一夥從青草

當然，向來達夫兒毫不輕容易
驚擾別人的。所以這話我至今也還
清晰的記得。而且，由此也可見得
關於他自負有時的放浪形骸，實在
是出於他內心的孤獨和寂寞。

(九)

不過達夫兒的性格，有時也古
怪得令人莫測其所以。記得有一次
大約是在初冬的時候吧，天氣很
好，我因為未經過高山，想騎到那
里去遊玩。結果我們兩人既騎驢又
坐車的去到了。我打算到碧雲寺去
看看。「不，這不好，我們得別克
驢，不要走平常人所走的路子。
你得跟我來，我在日本一向就是遊
山的老手。」好的，就讓隨他走把
。天曉得，他才帶我從一個個險峻
又窄到那個個險峻，從一個個險峻
又窄到那個個險峻地跑了一大
天，其結果，由於西山的風景，一
絲毫也不會看到，自然更說不上欣
賞了。當我們精疲力竭地再回到了
西門城門洞時，那已經是萬家燈
火的時候了。「就在那個洋車夫吃
飯的小亭上吃點東西吧，有時我們
也得嘗嘗苦澀一下。」他說。實在
地，我們都已疲到難以動步了。
而且饑者易為食，當然，我們將大
餅麵粉都吃得十分香甜。
「當我們將天不合理的玩法有他
提出抗議時，他竟固執的說，「有
時這山就得這樣，饑餓身體的滋味
實在重於欣賞風景。」

「可是，我們去的目的是在看
風景而不是在鍛鍊身體吧，鍛鍊身
體我們在城裏也可以鍛鍊，何必跑
到山上去。」
「日本人遊山的辦法就是這樣
。」
「今天上當了，以後我得先講
明白再去。我們是中國人，所以
我只主張看山，決不願意鍛鍊
身體。」我有點生氣了。
「好的，好的，算我不對。我
們下回再來好好的玩過。光憑出
欣賞風景，而且大家還得做詩……
……」他不自禁地自己笑起來了。
通常達夫兒都是這樣，同人狠
少爭執。雖然專屬於朋友之類；他
縱然生氣了，時間也決不會長，隨
即便會在他高板着脸的嘴上笑了出
來。這固然是由於他寬人的和易近
人，但同時也有些近於神經質。

對於達夫兒同我各兒的關係，
說起來也十分奇妙。不僅在舟車方
面曾經經過及兒，說他「只知道
做太平官（法官）」，存幾個錢來買
田買房子，養兒養女過日子。」而
在受他先方面，雖然他先辭也
是一個「詩社」中人，因為某種機
會，「不才也親耳聽見過他批評達
夫，「簡直是說其八拜的，沒有一
件事情在正統的作過。教育不行
文章也不會認認真真的作。像這
樣下去，真不知伊子胡說！」
不過，可憐的，他們竟見他，

中出來的貓兒，便蹦蹦跳跳地逃了過去，貓兒跑，她也跑，貓兒跳，她也
跳。貓兒伏在地上，她也伏在地上，終於，貓兒如風般地向遠處逃走了，
她哈哈大笑起來，她在石頭石上。
「哎呀！頭是瘋了呀！」
「喂！喂！看！又站起來了！」
果真，那姑娘站了起來，發也似的那草蓬沖了過去。
人們心頭緊張了，大家都想：「一定要鬧出鴉子花樣來。」此期
上岸的人回來了。船老板也順便在家裏得了幾架回來。船馬上就要開去。
梁搖了起來，船開了，彎彎向江心走去。旅客們都捨不得把頭回轉去
望那未完的故事，連那個裝做重慶的旅客也把頭伸出船去了，議論又漸
漸掉頭了。
「唉！那個姑娘底命也苦啊！」船老板也不禁感嘆地說：「年紀青青
就得了癩毛病。」
「爲什麼呢？」
船老板把船搖了一下，擡着頭。「誰說，排頭她男人在前方有信回來
，她精神好點，這兩年信影都莫見，她也就更苦了。」
「哦！她苦男的也遭了？」一個騎着毛驢的婦人，幾乎是帶哭地問
，隨着她似乎憐憫岸上的女人望了一眼。
「誰說。」老來依舊擡着頭：「一個年輕姑娘，借家都沒拜完，就守
起活寡！」
「啊！……」
「那年也是這個月分，拉起來就弄只船裝起走了，結果哭天啼地跳下河
去，那時候，全尋人手多才收了去……」
忽然岸上吼了起來，人們都急回轉身去，只見那姑娘正沿着河邊空
着，只小船過來，後面又跟個一二十個人。
「那姑娘完全變了剛才的樣子，放聲大哭大嚷，頭髮亂地披起，漸漸
和船的距離近了，她斷聲嘶氣喊道：
「他還我呀！」
船却在水上流着，她一聲喊一聲哭，最後她急得向水而撲去。撲通一
聲，人就落下水去了，「把他送」下面的話，已被江水淹滅了，而道不完
整的慘痛的聲音也很快就消失了。
撐着岸上的人也慌忙跳下水去。……
火紅的太陽照耀在青天，江水似怒地奔騰着。船也像避險的疾速地
下一個去了。旅客們沒有看見這故事，而新的徵兵的故事又已開始。有
誰理解，無盡的故事將會繼續呢？

那會是在對日抗戰最艱苦中，我
寫家而感戴了自，而自！雖則我
，而故在先生是在上海高法陪都
任中，而故在先生是在上海高法陪都
的晚年也仍保存着這高法陪都，轉
折于日寇的侵略戰爭之下。

十一

我與達夫見最後一次的時候，
是在「九一八」那年的夏天。那時
我從吉林到上海去作短期旅行。在
已經一別數年，連一點也不問路上
海情形的人海茫茫中，幸而在馬
路上遇見了達夫兄，他才帶了我
坐電車到達夫兄的家裏去作一次打
訪。他住在海安寺的，路的一個
新家中，房子係一樓一底。一見而
，他便連聲的說：「你很想我，一
定盡了財了！」當我換用英語，向
他何所難而云然時，他才指出了我
如不發財，爲甚麼衣冠會這樣的帶
齊呢。這還算當然是可笑的。而兩
時也令我感到南方的空氣與北方是
有那樣的不同的。因爲上海當時房
的是一「魯羅」，或者「奧古絲羅」
。但同時大家又在「魯羅」的幫
子之下，受着窮困和暗探們的迫害
，所以大家都免不了有些神經病。

我與他在客室裏坐了一小會，
達夫兄便邀請我到咖啡店去坐坐。
我們去了，達夫兄他的太太及
幾女士都知衣赤赤，聽着達夫。但
到馬路上去走了一轉，達夫兄又提
議回家去打牌。結果咖啡店既被殺

半說，而在樓梯上的談話自然也就
無不集中，而且條理甚少了。我因
爲不會打牌，只得坐着無味，所以
走得較早。到臨別時，達夫兄還從
樓上取下兩本復原的英德歷史小說
來說：「你帶去看看玩吧，下回來
，現在我一定得好好的讀讀。實在的
，現在我也寫不出甚麼東西來了，
一天到晚都是發天黑地暗的。看來
到鄉下去作時，或者可以好些。」

十二

過了兩天，我便離開了上海。
這兩本歷史小說，似乎也只有在
朋友們的家裏，並不會帶回北平。
，從此便永無見期！達夫兄，真可
謂，人世間可憐的事，也更
莫過於此了。

這以下的半書是近年來，我與
達夫兄所告達我的。在大後方的成都
，我們曾經幾院子住過一兩時期。
因爲達夫兄的住而不利，我們除常
尋視他的健康而外，便時常談起
他從前的生活情形：
「達夫自從回到杭州以後，他
于半萬苦地也租起了一所房子。那
時他在杭州也係名流之一。所以無
論上自省政府主席孫君，下至縣長
，大學校長，文藝團體諸君，都莫
不有他們夫婦的一份。但實際上，
無論那得接近浙江大學，或浙江
圖書館，都決不發他作任何事情。

所以達夫的生活還得是努力來安
時。當然這不但是很危險的。他年
青時的太太，在當時係係係係係
之一，所以來者都備有汽車等物
的聯人太太諸君，當然這這這這這
魚池魚肉了。達夫在白天雖然要
太太出外應酬，到夜裏來也得接
候家，從事寫作，以求獲得點點
維持家用。……」

「即至政府撤退已在武漢的期
間，王女士似乎已同孫某個人發生
情感，於是外間便得滿城風雨起
來。後來某個人又否認了某種關係
，達夫才同王女士一別到北平去。
其結果夫婦間感情還是理得理得
。末後王女士又回到武漢來了，達夫
爲其夫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離洋。……」

「就在杭州的時候，達夫因爲
種種原因，而左右兩方的關係都弄
得不很好。左邊的人說他同官位作
來，生活腐化，不顧的人，則又說
他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可與
許酒肉，飲而進之，決不肯給與
他一點生活上的幫助。所以他自己
也感覺得痛苦，愈加頹廢。」
從以上所說的一些情形看來，已
可看出達夫兄的個人是何等的渾
濁，醜惡，寬大，自然，與那易的
近人了。但在這渾濁的渾濁的渾
濁中，也常常容着幾幾幾幾幾
，黑白莫辨，而結果還是使自已大
吃其官位客們的暗虧，自然增加
自己的價值，如此而已。

但首尾總是以這這這這這
的時勢，其時勢也，其時勢也，其時勢也
爲他國家的所在。因爲這這這這這
自然，而這也是這這這這這
，在中國的古代表家中已不在多
，而所不幸的，便是達夫兄這這這
時代，正爲中國的「新與舊」，
「非民主」，「非民主」，「民主」
非民主」，爭鬥得最尖銳，最激烈
的時代，所以不容他「混濁風氣」
爲解」的寬大性情，得其適當的發
展罷了。

十三

此期達夫兄已經算確實地知
是該犧牲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了！
雖然千呼萬喚也不能將他喚了回來
，但當我們想到，這位熱情天真的
人，這位因民族自由戰爭而死得
苦難的人，真也不能不令我
，如果他在這在的語，在
，已經厭透了千辛萬苦之年，
洗淨了一切少年的傷感與痛苦之年，
，思想也一定會如何地痛苦日。
郭沫若，成仿吾兩先生一碟，
堅強地站在爭取民主自由與
之前，而給中國千百萬青年要自
，喜愛民主，喜愛文藝的青年們，以
最大的鼓勵吧！

附註一
本及所舉年代，只就紀元，
，其或不無錯誤。但其時勢，
亦不會很遠的。特此申明，
即將來更正。